

03

峥嵘岁月

冀中抗日战争中
妇女儿童事迹拾零



峥嵘岁月

冀中抗日战争中
妇女儿童事迹拾零

（妇运史资料，注意保存）

（三）

河北省妇女联合会编

一九八四年一月

内容简介:

本书从《冀中一日》中选了有关妇女儿童的文章五十二篇。《冀中一日》是在一九四一年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广大人民群众在五月二十七日,日寇对冀中平原进行春季扫荡的一天内,各种抗日斗争的写实。战斗在各自岗位上的普通人,用群众的语言,记录了自己亲身的经历和耳闻目睹的历史事实。

本书还选了几篇在一九四二年“五一”大扫荡中、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反映在反“清剿”、反“搜查”、反“奸淫”等史无前例的残酷斗争中,妇女、儿童面对敌人的残暴屠杀、奸淫、掳掠进行宁死不屈顽强斗争的短文。

这些文章不长,在写作技巧上也不甚讲求。但它是在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严重时刻,中华民族英雄儿女为国捐躯献身的珍贵的历史记录。从这些简短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伟大中华民族的不可欺、不可辱的英雄气概,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高昂的革命精神,看到了高尚的品德和民族气节。为振兴中华,对妇女、儿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加速社会主义四化建设,我们编辑成册,供各级妇女组织、学校等有关方面进行教育时参考。

编 者

一九八四年一月

目 录

柳下今霄·····	杜树仁 (1)
小同学话敌兵·····	赵河欣 (3)
她·····	边 藩 (6)
“我要回去告诉他们”·····	郭 光 (8)
不稀奇的事·····	王 任 (11)
热望与期待·····	余嗣贵 (14)
躲在炕洞里·····	高庆云 (16)
当我吃了两个果子·····	弓威水 (17)
优抗·····	白振海 (18)
据点附近的学校·····	李维民 (19)
战斗的教育·····	谢荫萍 (21)
我们的一天·····	马杰如 (22)
一课·····	胡卓民 (25)
上回文课·····	张 平 (26)
民校速写·····	张习之 (29)
病·····	贺植青 (31)
五十一个男的和十三个女的·····	胡易西 (34)
天罗地网·····	纽 真 (36)
扑向石德路去·····	安国瑞 (37)
八个模范妇女队员·····	景 波 (38)
慰劳伤兵·····	刘曲辰 (40)
抬担架·····	王登亮 (41)
交通战场上·····	赵 侠 (43)

修路与破路·····	王索然 (45)
查通行证·····	王英奇 (47)
新妇女·····	铁彦 (48)
破击战·····	张典 (51)
坚决的李小五·····	李保成 (52)
上战场·····	张建南 (54)
谁不尊敬她·····	胡玉英 (55)
教书·····	孙尧 (57)
画眉张·····	薛沛 (59)
淑清·····	洁卿 (61)
参加生产的海里凡·····	白坚 (64)
小翠也自由了·····	杨林 (65)
二梅和她娘·····	良柱 (68)
房东老大娘·····	郭炯 (69)
女工小尚子·····	田振亚 (72)
一个女工·····	赵沉服 (75)
冲出了重围·····	齐诺 (77)
代耕检讨会·····	宗兰荪 (82)
婆婆会·····	建光 (84)
看谁夺了这面红旗·····	白力行 (85)
姊妹花·····	田慧中 (88)
回民妇女的劳动日·····	歧山 (90)
少年劳动英雄·····	肖文 (91)
不给麦王娘娘上供了·····	徐德表 (94)
缝单衣·····	李孔 (95)
学跳舞的孩子们·····	阳光 (96)

家庭识字牌·····	代 斗 (99)
没有通行证走不了 ·····	李万根 (100)
午饭后 ·····	赵 廉 (101)
放哨不忘念书 ·····	小黑马 (103)
深明大义的母亲 ·····	(104)
硬骨头小八路 ·····	(106)
杨各庄战斗 ·····	(109)
不叫鬼子发坏 ·····	(111)
砍死鬼子才解气 ·····	(112)
咬掉鬼子的手指头 ·····	(112)
先有国，后有家 ·····	(113)
一切为了抗日 ·····	(114)
为前方战士赶做棉衣 ·····	(115)
冒着生命危险给战士送饭 ·····	(115)
精心护理伤员 ·····	(116)
大娘大嫂舍命救亲人 ·····	(117)
机智勇敢不拿枪的好战士 ·····	(118)
同心协力除奸贼 ·····	(119)
安全隐蔽的堡垒户 ·····	(120)

柳 下 今 霄

杜 树 仁

黑暗的野外，孤零的树旁，闪耀着点点小星，照着一个个逃难的人儿。我在田野里的光地上躺着，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

“唉！艾哥的铺子，那么多的存货，被残忍的日寇一火焚尽！老张和老李都是很忠实的庄稼人，也叫倭寇挑死！慕真的小妹，才十五岁，也被豺狼捕去，到现在还不知死活；还有李五的妻子，产后没七天，听说日本鬼子出动，吓得跑出来，得了产后风，昨天下午，一命呜呼了！……数不清的惨案，真叫人可恨！莫怪那天我游击队在得胜营村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村里人们都觉得解了解恨。”

我一面这样的想，一面听四外的声音。

那边的地洞里，一个对敌人满怀仇恨的妇女，气愤愤地不知和何人谈话：

“你看我这一家人，比别人家更是难过，房屋、家具，全叫日寇烧毁，只剩下‘坚壁’的一点食粮，恐怕也不够吃。这么老的两公婆，两个小孩子，都要我一个人去奉养。俺孩子他爸爸自这次扫荡后，对抗日工作更积极了，整天价忙着工作，很少有时间帮助我。这是应该的。推磨、担水、缝衣、煮饭，都得要我一人去作，到了夜晚，还得要跑出四五里地的野外来睡觉。田地半荒了，也没有时间去参加生产，真是把人难死！可恨的鬼子，不知何时才能死净。昨天他三

叔说叫我学习新文字，我心里愿意，可哪里有时间呢？我哪能比你们两个，丈夫虽然去前方抗战，可没有孩子拖累着，夜晚跑出来也安闲，白天作救亡工作，还能去识字班学点字，听听讲话，心里明白；体体操、唱唱歌，也能进步。”

又听一个比较年轻的妇女接着说：

“二嫂子你不要难过，现在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你没听老安同志说么？‘我们要拿出百分之百的力量，来坚持这抗战最艰苦的阶段。到了反攻阶段，把日寇赶出中国，实现了我们的理想，我们就快乐了。没有今日的艰苦，怎能换来将来的胜利和幸福呢？二嫂子！你不要太伤心……’”

“哇哇……。”小儿的哭声，把她们的谈话打断了。我仰望着天空，日寇的暴行，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闪过。

……不知过了多久，我才迷迷糊糊的睡着了。突然听到有人大声喊叫：“跑呀！跑呀！……日寇又来了！乡亲们！快跑快跑！……”我也一面喊，一面跑。跑！跑！可恨自己的两脚，不受支配了，一步也不能再跑了，扑的一声倒在地上，回头看时，砰！砰！砰！……一阵枪声。

枪声把我从梦中惊醒，摸了摸胸部，出了一身冷汗。砰！砰！……”枪声还在继续的响。我猛地坐起来，顺着枪声望去，我们的村庄，又起了烟火。唉呀！日寇又在拂晓包围了我村，不知道又烧了谁家的房子，不知道又杀死了谁家的父兄！在田野里的同胞们，都抬头望着家乡，心里燃烧着怒火。

枪声不响了。鲜红的太阳，升上了地平线。微微的晨风，吹得那半荒的禾苗，簌簌的摇动。村里传来消息，说是日寇已经滚蛋。我从地上把多时没有洗过的潮湿的短被拿起来，抖了一抖，背在肩上，往家走着。一步一步地走过了道沟，

不由得咏道：

几处枪声几处炬，
尸骸焦土半荒田，
柳下今霄又一课，
打败日寇方安然。

（饶阳县西里满文建组）

小同学话敌兵

赵 何 欣

我们的驻防地虽然离敌人据点——安国县流罗只几里地，但老百姓脸上都流露出欢迎我们的微笑，安静快活，同离据点远的地方没有什么异样。

在我们房东外院的草棚子里，有一组学生在专心地学习着。虽然没有教员看着他们，但比我们上小学时有教员监视还要用心，一个个坐在那里翻阅着，写着，低声的念着讨论着。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他们却没有人看我。

“来全啦？岗都派好啦？”大概是个小组长吧，他这样问。

“全来啦！岗早派出去啦！”大家齐声回答着。

“来全了就上课，大家可以先活动一下，有什么事办去！”小组长的话一落，解手的，找座位的，立起来伸伸腰的……不多时都坐齐了。

“就上课了。上课前传达几项工作，这是老师昨天布置

的。”小组长说着，从兜里拿出一张纸，“注意！大家可以记一记。第一，生活要战斗化；第二要百倍提高警觉性；第三，注意清洁卫生；第四，要随时随地向群众宣传……”

他又逐条作了解释，最后又问人们：“听清了没有？”响亮的回答是：“听清了……”“能做到不？”紧接着的回答是：“能做到！”

“现在就叫教员给咱们上课。”小组长说。

那小先生——导生，①个不高，嗓子不小，挥着拳头，讲的很带劲。一双双的小眼，不是看着他，便是看着书。

讲了政治常识讲算术；讲了算术讲历史。很紧张的讲完了，每个小脸上都浮着胜利的微笑。

他们跑到我跟前，把着肩的，拉着手的，摸着衣角的……把我围了起来。先是他们问我胜利消息，叫我唱歌，后来我就问他们：“你们怎么这么紧张呢？”小组长用那双有光彩的眼睛盯着我，“老师说过，战斗化最要紧的就是抓紧时间，所以要紧张，不然一有情况，就会影响学习。”

“你是那村的？”

“我是××村的，离敌人据点很近。”

“敌人怎么样？”我一问他，他便跟我叙述起敌人的阴谋花样来了。

“我给你说说吧！鬼子的花样可多哩，越来越阴险；汉奸越来越不要脸。鬼子穷极了，抢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前天——二十五号那天，在马店被我们打了个稀里哗啦，他妈的，‘草鸡了。’他咽了口唾沫接着说：“鬼子们胡乱宣传，说共

①高年级辅导较任年级同学学习的学生。

产党八路军是土匪，他们替老百姓剿匪。”他生气地说：

“它们才是真正的土匪哩！抢人家的，烧人家，还到处杀人。‘苏日中立条约’^①订立后，它们就说什么：日本胜了，日本和苏联合作了！苏联也不帮助中国咧！纯粹是胡说。区里开会宣传，俺们老师给讲过，我们就给群众作宣传，人们才明白了苏联和日本订这个条约是对我们有利的事儿。早先还有少数人半信半不信，这会儿、都骂鬼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不是造谣就是放屁！”

他又皱了皱眉头，长出了一口气：

“他妈的花样真多，软的不行，就来硬的；宣传不行，就吓唬人。有时候它虚张声势地嚷着要扫荡，人们逃难了，它却不来；你不在意时它却来了。出来的时候，有穿便衣的，有冒充八路军的，还假说是什么八大队、十七团。^②人们跑光了，他妈的伪军不要脸，还喊假话骗人哪：‘日本那王八羔子们走啦！回来吧！’大婶子、爹呀、娘的才呼叫哩！人家要儿子也不能要它们那样的。”小组长说到这，笑了笑。

“把人们抓去了，就逼着村里派联络员，不派就把人给杀了。可是谁跟他个兔羔子们联络去呀！

“鬼子怎么着也不行！没法子了，就拿汉奸出气，汉奸

^①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柏林签定了所谓三国协定，这个协定主要锋芒是针对苏联的，它们甚至达成了瓜分苏联领土的协议。苏联政府为了避免自己腹背受敌，集中力量打败德国法西斯，遂于1941年4月13日和日本签订“苏日中立条约”。签订这个条约，是苏联外交政策上的重大胜利，是符合苏联人民也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因为苏联集中力量打败了德国法西斯，才有可能帮助中国打败日本法西斯。

^②八大队，十七团，是当时在这个地区坚持斗争的八路军部队的番号。

们也受不了啦，想反抗，结果汉奸队长叫日本鬼子把腿给打伤了。鬼子们喝醉了酒就发疯，哭泣，叫唤，有时就乱打起来啦！人们偷着看热闹；有一个日本兵非要认一个老头做干爹不行，吓的老头也跑出来了。”

小组长讲的使我入了迷。想不到一个高小学生，就这么能讲。说到这里他很活泼的用手搁在额上，向我敬了个礼：“报告完结！”

“小同志再坐坐，咱们再谈谈。”我诚恳地央求他。

“不了，还有功课呢！”他一面说着，蹦蹦跳跳地走了。他的影子和话，仍然留在我的脑子里。

（七分区）

她

边 藩

“砰”的一声枪响。

“不好了，日本鬼子包围了村子，快起来吧！”同屋的小吴（女教员，我的同事）一面说着，早一骨碌爬了起来。这时，枪声已经响成一片。我抱了孩子，跟房东一家大小，慢慢地溜到门口，探头看了看，外边没人，就悄悄地跑到对门的两间破房子里去了。

大枪、机枪、手榴弹、大炮的声音，震耳惊心，大人孩子的哭喊声，惊天动地。村子已被鬼子包围了。我抱着孩子，夹在人丛中坐着。一会儿从门口走进一个身体高胖的伪军，举着枪大声说：“有人没有？”

“有人，先生进来吧。”我们屋中的王老太太回答说。

“这些人全是你家的人吗？”伪军进来问道。

“是，我们是一家子。”老太太回答说。

这个贼伪军，用恶毒的眼光注视着我和小吴好半天，我的心不由得紧张的跳动起来。

伪军从这屋里出去，拿起扔在地上的斧子，把东屋子的王老大爷叫出来，问道：“你们村里的大枪藏在什么地方？八路军回民支队、回先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快说！……”他拿着斧子问老大爷。我从窗缝里看着，心，更紧张的跳动起来。但看看王大爷，他却很沉着、很镇定。

“我不知道，我有病，我不知道什么八路军回支队……”王老大爷回答。

“胡说！”伪军拿斧子猛的把门旁靠着的一根木棍砍断，把斧子扔在地上，走了出去。

枪响得更紧了。我看见王老大爷还坐在东屋门口。不大会儿，刚才来过的那个伪军又回来了，还跟来一个鬼子。

伪军用手指着我们的屋里朝鬼子说：“这屋里的，有花姑娘的。”

一听这话，有的人就吓呆了。女人们全挤在炕上的一角。说也奇怪，孩子们也吓的不敢哭了。

不好了，伪军同鬼子走进我们的屋里来了！

“好的，好的，这个花姑娘的。”鬼子拉着小吴说，小吴一直喊叫着找人救命。

外边火光大了，哭声、喊声，乱成一片。不知谁家的房子，又被鬼子烧了。

阳光斜照在院中，已到早饭后的时光了。街上乱哄哄

的，有人说话，有人哭嚎，我们猜想鬼子是走了。我抱着孩子，赶到街上，赶紧打听小吴的消息。一个老太太眼含着泪花告诉我说：鬼子把吴先生拉到她家里，吴先生宁死不受鬼子的侮辱，大骂鬼子。鬼子羞怒的用刺刀把她杀死了。我听到这里，急忙跟老太太走到她家，一进屋，见小吴满身是血，躺在炕上，牙咬着，显示着她宁死不辱的坚贞。屋外几个村干部，正议论着如何加紧工作，为小吴和被杀害的其他同胞报仇！

（定南县回建会）

“我要回去告诉他们”

郭 光

晌午的时候，连部忽然来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大娘，她的眼睛湿润润的，喘着气，口口声声地喊：“我的儿子……”大家赶忙去问侯她，好容易才问清她是靳铁山的母亲。

靳铁山从操场带着两腿泥土走进来，老大娘一把扯住他的粗胳膊：“你……你没有死啊？……城里头传出来的信，说你……”

靳铁山一听说母亲来了，心里早就料到了个七八分，因为他知道，敌人每次被我们打败，都要进行谣言攻势；自己的家离城只有二里远，母亲又是个心肠窄的人，可能听信了敌人的谣言才找到队伍上的。怎样来对待这件事情，看见母亲以前，他就考虑好了。此刻，他回答母亲说：

“娘，鬼子和汉奸尽胡说八道，他打不败咱们，便想出圈套儿，造谣言欺骗老实人，一来打算叫人们不相信八路军，好听他们的摆布，二来借老娘疼儿的窄心肠，拉回家去不抗日，好把我们抓去替他当炮灰！娘，你想，城里头传出来的信儿，还能真实吗？”

母亲点了点头。

“哼，我死，好说啦，我越活越坚强！”儿子接下去说“前些日子，在××战斗里，我亲手打死了他妈的三个鬼子……鬼子扔下十几枝大枪，拉着两大车死尸滚回去了。”

“赶情是这么回事呀。那天鬼子回城的时候，还说车上拉的是八路，真不要脸……”

当抗属招待组长张城告诉她：靳铁山入伍八个月，从一字不识，到现在已认识了三百个字的时候，老人家盯着儿子那更加结实了的身体和更加明亮了的眼睛，满意的笑了。

此刻她已在悔恨：来干什么呀？白跑一趟，不过又愿意多看儿子一会，便跟儿子到操场上去。操场上，战士们正在准备做实战演习，一队一队的，好结实的小伙子啊！不久，演习开始了：爬房啊，走壁啊……像蜘蛛悬空结纲一样，上下活动起来了。那一个个粗壮的身体，红润的面庞，爽朗的笑声……使老人家看得出神了，她高兴地笑了。在她眼前，子弟兵一个个都变成铁山了……

她转过头来，一眼看到旁边躺着的机枪、大炮。

“同志，这么多好家伙，都是咱们自己造的吗？”母亲问张诚。

“不是。可是我们也能造……这些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不，这挺是我们造的。”老张说着，兴奋起来，不由

得哼起“游击队员之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大妈，听过这个歌儿吗？”

母亲脸上的皱纹笑得越多了：

“没听过，唱的真好……怪不得眼下鬼子这些家伙少了。……鬼子武器不行，人也不行了，我亲眼看见的，打俺们村里过，哼，杂种们还故意挺着胸膛，可不是老的，就是小的，可挺也挺不上劲。”

开晚饭了，米面窝窝和嫩鱼的香味，散了满院子。母亲拒绝吃另外做的客饭，也和战士们一块吃。她的理由是：“这就很好。”

当母亲回去的时候，夕阳已西下。

“铁山，你现在心里怨我吗？真是我不该来，不该搅乱你。前些日子，鬼子汉奸还造谣。说你们吃不饱，面黄肌瘦。我当时心里就一鼓一鼓的，想来看看你。这回我不能不来了——可是又来错了，上了挨刀的们的当了！不过我也没有白来，我看清是怎么回子事，心儿里就明白了。”母亲说到这里，停了一停，又对铁山说：“咱村年青力壮的小伙子都出来了，有参军的，有参加别的工作的，只有大秋、金山不出来，叫杂种们抓进城去了。……铁山，好好干吧！”

战士们要留母亲第二天再走，但谁能留住母亲的心？老人家说：“很多人都惦记着部队上的子弟兵，我要回去告诉他们，别听鬼子的谣言。”

（七分区）

不稀奇的事

王 任

为了完成一件任务，经过上级的许可，我顺便回家去看望。到了村边上，远远的就看见父亲在浇园，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父亲的身上，那站岗的，我到没注意。

“哎！同志，带通行证了没有？”我一看，站岗的不是别人，却是我的母亲。我只是对她微笑，到要看她老人家的目力，能不能认出她这穿着军装的儿子来。

这时父亲已走过来，向母亲笑着说：“那是你的儿子小任子，你认不出来了吗？”

母亲惊奇了一下，接着就笑起来：“噢，原来是小任子，穿起军装来我不认识你了。”

父亲说：“你先家走吧，你娘站岗哪，我浇完了这几畦菜就家走。”

到家之后，我知道老人家们不在，所以就准备开个小玩笑。

“老乡：能不能给我们腾两间房子？”我拿着腔调，在院里喊。

“同志们，找房子吗？这屋里一间妇救会的同志占着哩。你看北屋西头有一间。”我的老婆急忙的走出来。

我大笑起来了。

她看出了是我，又喜欢又生气的撅着嘴说：“不叫你这